

温补派薛己活用补中益气汤的临证特色研究

潘琳琳 田 原 周 婧 宫千程 孙孔云 刘桂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5)

摘 要 补中益气汤是临床常用方剂,常被用来治疗中气下陷诸证。薛己继承了《黄帝内经》和李东垣重视脾胃的思想,提出凡因中气不足而引发的诸证,皆可运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薛己运用补中益气汤的相关医案显示,其治疗诸病的病因主要为先天禀赋不足、饮食劳倦、情志失调和诊断用药不当;病机主要为元气亏损、阳气脱陷、脾胃亏损、脾肾亏损和肝木克脾;临证治疗特色为治病求本、务滋化源,补益肾命、以固根本,脾肾同治、朝夕互补,内伤虚损、唯补忌泻,药物化裁、合方灵巧。

关键词 补中益气汤 治疗应用 薛己 明代

中图分类号 R289.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7)09-0071-02

薛己为明代著名医家,研究涉及内、外、妇、儿、口腔诸科。在薛己生活的年代,许多医家都遵从先人朱丹溪的寒凉降火之说,然苦寒用之太过易损伤脾胃之气。薛氏继承了《黄帝内经》中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并深受李东垣补土思想的影响,治疗用药倡导温补,提出“人以脾胃为本”,“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的理论,认为补中益气是治疗根本,故在薛己的诸多著作和医案中,对补中益气汤的应用十分频繁,且治疗效果显著。

1 薛己运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诸证的病因病机

补中益气汤出自李东垣的《脾胃论》,有调补脾胃、升阳益气的功效,前人研究发现补中益气汤临床多用于治疗中气下陷诸证,如中风虚弱,四肢倦怠等;或饮食失节,劳倦身热,脉洪大无力;或头痛恶寒,自汗;或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微细软弱,自汗,体倦少食;或气虚不能摄血;或饮食劳倦而患疟痢等症^[1]。

通过研究薛己的诸多医案发现,其运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诸病的病机主要为元气亏损、阳气脱陷、脾胃亏损、脾肾亏损和肝木克脾。《庄子》中提到:“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亡。”元气对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气亏损,诸病而至,元气耗尽,则生命殆尽;《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人体的活动能力、适应能力、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必须依靠阳气才得以实现,正所谓“得阳者生,失阳者亡”;脾胃乃水谷之海,肾为精血之海,人之始生本为精血之原,既生又依靠水谷之养,故脾肾若病,则生命之源必受所累;仲景曾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故若肝火过旺或肝气郁结,则会对脾克

伐太过,制约脾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机体紊乱。

2 薛己运用补中益气汤的临证治疗特色

2.1 治病求本,务滋化源 《内经》对脾胃十分重视,《内经》有云:“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李东垣便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进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薛己很重视《内经》中的脾胃观,曾云:“《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故薛己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认为人体脾胃为本,谓“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而生”。“化源”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生化之源乃脾胃之气。脾胃为五脏本原,人体诸脏所以能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皆是因为接受了脾胃所生化之水谷精气,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故脾胃之气不足必当温补,选用补中益气汤,若水火俱虚,阴阳俱衰者应用十全大补汤滋其化源。这对当时的医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并开温补一派。

【医案举隅】一男子,每劳肢体时痛,或用清痰理气之药;不劳之痛,加以导湿,臂痛漫肿,形体倦怠,内热盗汗,脉浮大,按之微细。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人参五钱,肿痛悉愈。又以十全大补百余剂而康。彼计服过人参十三斤,姜、附各斤余。(《内科摘要·卷上·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症四》)

肢体疼痛者多有血虚、肝肾阴亏,宜养血行气,若加以清痰理气或导湿之药,易损伤气血,患者出现内热盗汗,说明其有火症,应滋阴养血,出现形体倦怠,脉浮大而微细等症状,可判断此时患者已阳气虚寒,故在补血的同时温补其气。故选用补中益气汤和十全大补汤以补益气血。且最后统计得知此患者服用人参的数量达十三斤,实乃气之大虚。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2013年张志远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3]47号)

2.2 补益肾命,以固根本 薛己受朱丹溪“阴常不足”之论和《难经》中左肾右命门之说的影响,且在治疗上受到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启发,水亏用六味、火衰用八味,并将八味丸与六味丸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虚损病证。此外,薛己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较前有了很大的发挥,他否定了朱丹溪滋阴降火之说,认为诸证的论治不可一味地使用苦寒之剂,提倡温补为主,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就是受其启发的。

【医案举隅】吴江晚生沈察顿首云云:仆年二十有六,所禀虚弱,兼之劳心,癸巳春发热吐痰,甲午冬为甚,其热时起于小腹,吐痰而无定时,治者谓脾经湿痰郁火,用芩、连、枳实、二陈,或专主心火,用三黄丸之类,至乙未冬其热多起足心,亦无定时,吐痰不绝,或遍身如芒刺然。治者又以为阴火生痰,用四物、二陈、黄柏、知母之类,俱无验,丙申夏痰热愈甚,盗汗作渴。乃就診于余,果尺脉洪大,余却虚浮,遂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而愈。(《内科摘要·卷上·肾虚火不归经发热等症六》)

此患者热时起于小腹,吐痰而无定时,薛氏诊断其乃肾经亏损,火不归经之症,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前有医者将其误诊为脾经湿痰郁火,用了芩、连、枳实、知、柏、二陈、三黄、四物等寒凉之药,导致脾气损伤,虚而下陷至肾中之脉,故薛氏选用补中益气汤和六味地黄丸以补中益气,滋阴补肾,患者药后而愈,可见薛己辨证思路准确,治疗有效。

2.3 脾肾同治,朝夕互补 脾与肾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病变中互为因果,故脾肾兼亏十分常见。薛己认为脾肾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滋生,如脾肾亏损,或脾土久虚而致肾亏,或肾亏不能生土,故治疗时经常脾肾同治。此外,薛己还注意到了脾肾论治存在朝夕的不同,例如其在治疗气虚兼阴虚时,注重脾肾双补,将补脾药与补肾药早晚分开使用,主张早服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等药物,晚服六味丸或八味丸之类的药物,这表现出其重视先后二天的重要思想。

【医案举隅】大户刘天锡,内有湿热,大便滑利,小便涩浊,服淡渗之剂,愈加滴沥,小腹腿膝皆肿,两眼胀痛,遂用地黄、滋肾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兼服而愈。(《内科摘要·卷下·脾肾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症三》)

此患者大便滑利,小便涩浊,确实是由于体内有湿,但治疗时必须弄清湿之所生,根据患者诸症可推断其为肾虚热,湿在下焦,服淡渗之剂则损伤阳气,从而影响脾气的运化,脾气不升则湿热下流,故在服用六味丸和滋肾丸补肾化气的同时应加入补中益气汤以升脾气,滋化其源,则诸症自愈。

薛己还提出用药和服药应根据病情审时而定,根据疾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用药和服药时间。如治疗

脾肾亏虚时,多朝服补中益气汤,夕服八味丸;治疗脾土亏损时,应空腹服补中益气汤,食后服异功散;治疗耳如蝉鸣,应五更服六味地黄丸,食前服补中益气汤。^[2]

【医案举隅】一小儿十四岁,朝寒暮热,或时发寒热,则倦怠殊甚,饮食不思,手足指冷,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君子汤,各二十余剂,渐愈。(《保婴撮要·卷六·寒热》)

补中益气汤可补中升阳,朝为人体阳气升发之时,故朝服补中益气汤可以顺应阴阳变化,助阳气升发,对于脾气不足,阳气下陷之症的治疗甚合天时。

2.4 内伤虚损,唯补忌泻 薛己认为杂病以虚多见,只能补,不能泻。且虚证多有阴虚,三阴肝、脾、肾之虚尤为多见,脾为至阴之脏,阴虚即脾虚,故脾土为关键,常以调理脾胃、滋养肝血、温补肾命为虚证主要调理之法。在“补”上,薛己重视五脏,尤重补母。五脏之症相乘,伏匿隐现莫测,然病机不离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故需把握住疾病传变的规律。

【医案举隅】儒者杨泽之,性躁嗜色,缺盆结一核,此肝火血燥筋挛,法当滋肾水生肝血。不信,乃内服降火化痰,外敷南星、商陆,转大如碗。余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间以芦荟丸年余,元气复而肿消。(《内科摘要·卷下·肝肾亏损血燥结核等症二》)

患者生性暴躁,则易肝火旺,生性嗜色易肾水虚。水虚火旺则肝经所主筋必躁缩挛结。起初,患者服用了降火化痰之药,导致脾胃之气损伤,故薛己治病求本,用六味地黄丸以滋肾水,补中益气汤以补益中气。这体现了薛己重视五脏,尤重补母,和提倡温补,反对寒凉降火,克伐生气的治病思想。

2.5 药物化裁,合方灵巧 薛氏临床常根据不同病情灵活的对补中益气汤进行加减,在薛己的诸多医案中,不难发现其在应用补中益气汤时,多在原方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药物,很少对原方进行删减,这样可以扩大治疗范围,例如: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麦冬以清敛浮热,主治元气虚浮之证;加炮姜以温补脾胃,散寒止痛,主治脾胃虚寒之证;加半夏、茯苓以祛痰散结,主治脾胃虚弱、痰湿阻滞之证^[3]。

参考文献

- [1] 薛己.内科摘要[M].中纬红,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30.
- [2] 刘桂荣,李成文,姚文轩.薛己应用补中益气汤的经验[J].河南中医,2012,(04):429.
- [3] 刘非.薛己《内科摘要》医案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2.

第一作者:潘琳琳(1991—),女,硕士研究生,中医各家学说专业。

通讯作者:刘桂荣,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645173627@qq.com

收稿日期:2017-06-11

编辑:吕慰秋